天局

西庄有个棋痴，人都称他浑沌。他对万事模糊，惟独精通围棋。他走路跌跌斜斜，据说是踩着棋格走，步步都是绝招。棋自然是精了，却没老婆——正值四十壮年。但他真正的苦处在于找不到对手，心中常笼罩一层孤独。他只好跟自己下棋。南三十里有个官屯小村，住着一位小学教师，是从北京迁返回乡的。传说他是围棋国手，段位极高，犯了什么错误，才窝在这山沟旮旯里。浑沌访到这位高手，常常步行三十里至官屯弈棋。浑沌五大三粗，脸庞漆黑，棋风刚勇无比，善用一招“镇神头”，搏杀极凶狠。教师头回和他下棋，下到中盘，就吃惊地抬起头来：“你的杀力真是罕见！”浑沌谦虚地点点头。但教师收官功夫甚是出色，慢慢地将空拣回来。两人惺惺惜惺惺，英雄识英雄，成为至交。教师常把些棋界事情讲给他听。讲到近代日本围棋崛起，远胜中国，浑沌就露出鲁莽性了：“妈的，杀败日本！”浑沌确是怪才。儿时，一位瘸子老塾师教会他围棋。三年自然灾害，先生饿死了。浑沌自生自长，跑野山，喝浑水，出息成一条铁汉。那棋，竟也浑然天成，生出一股巨大的蛮力，常在棋盘上搅起狂风骇浪，令对手咋舌。无论怎样坚实的堡垒，他强攻硬打，定将其摧毁。好像他伸出一双粗黑的大手，推着泰山在棋盘上行走。官屯教师常常感叹：“这股力量从何而来？国家队若是……”仿佛想起什么，下半句话打住。腊月三十，浑沌弄到了一只猪头。他便绕着猪头转圈，嘴里嘀咕：“能过去年吗？能吃上猪头吗？落魄的人哪！”于是背起猪头，决意到官屯走一遭。时值黄昏，漫天大雪。浑沌刚出门，一身黑棉衣裤就变了白。北风呼啸，仿佛有无数人劝阻他：“浑沌，别走！这大的雪——”“啊，不！”千人万人拉不住他，他执拗而任性地投入原野。雪团团簇簇如浓烟翻滚。群山摇摇晃晃如醉汉不能守静。风雨夹裹逼得浑沌陀螺似的旋转，睁不开眼睛，满耳呼啸。天空中有隆隆声，神灵们驾车奔驰。冰河早被覆盖，隐入莽莽雪原不见踪迹。天地化作一片，无限广大，却又无限拥挤。到处潜伏着危险。浑沌走入山岭，渐渐迷失了方向。天已断黑，他深一脚浅一脚，在雪地里跌跌撞撞。背上那猪头冻得铁硬，一下一下拱他脊背。他想：“要糟！”手脚一软，跌坐在雪窝里。迷糊一阵，浑沌骤醒。风雪已停，天上悬挂一弯寒冰，照得世界冷寂。借月光，浑沌发现自己身处一山坳，平整四方，如棋盘。平地一侧是刀切般的悬崖，周围黑黝黝大山环绕。浑沌晓得这地方，村人称作迷魂谷。陷入此谷极难脱身，更何况这样一个雪夜！浑沌心中惊慌，拔脚就走。然而身如着魔，转来转去总回到那棋盘。夜已深。雪住天更寒。浑沌要冻作冰块，心里却还清醒：“妈的，不能在这儿冻死！”四下巡视，发现山上皆黑石，块块巨大如牛。他索性不走，来回搬黑石取暖。本来天生蛮力，偌大的石块一叫劲，便擎至胸腹。他将黑石一块块置于平地。身子暖了，脑子却渐渐懵懂，入睡似的眼前模糊起来。他似乎转过几个山角，隐约看见亮光。急赶几步，来到一座雅致的茅屋前。浑沌大喜：“今日得救了！”莽莽撞撞举拳擂门。屋里有人应道：“是你来了。请！”浑沌进屋，但见迎面摆着一张大床，蚊帐遮掩，看不出床上躺着何人。浑沌稀奇：什么毛病？冬天怕蚊咬？蚊帐里传出病恹恹的声音：“你把桌子搬来，这就与你下棋。”浑沌大喜：有了避风处，还捞着下棋，今晚好运气。又有几分疑惑：听口气那人认得我，却不知是谁。他把桌子般到床前，不由得探头朝蚊帐里张望。然而蚊帐似云似锦，叫他看不透。“浑沌，你不必张望，下棋吧！”浑沌觉得羞惭，抓起一把黑子，支吾道：“老师高手，饶我执黑先行。”蚊帐中人并不谦让，默默等他行棋。浑沌思忖良久，在右下角置一黑子。蚊帐动动，伸出一只洁白的手臂。浑沌觉眼前一亮！那白臂如蛇游靠近棋盒，二指夹起一枚白子擎至空中，叭一声脆响，落子棋盘中央。浑沌大惊：这全不是常规下法！哪有第一着占天元位置的？他伸长脖颈，想看看蚊帐里究竟是什么人。“你不必张望，你见不到我。”声音绵绵软软如病中吟，比女子更细弱；但又带着仙气，仿佛从高远处传来，隐隐约约却字字清晰。这声音叫浑沌深感神秘，暗叹今夜有了奇遇。浑沌抖擞精神，准备一场好战！棋行十六着，厮杀开始。白棋飞压黑右下角，浑沌毅然冲断。他自恃棋力雄健，有仗可打从不放手。白棋黑棋各成两截，四条龙盘卷翻腾沿边向左奔突。浑沌素以快棋著称，对方更是落子如飞。官庄教师常说浑沌棋粗，蚊帐中人却快而缜密。浑沌惊愕之心有增无减，更使足十二分蛮力。白棋巧妙地逼他做活，他却又把一条白龙截断。现在谁也没有退路了，不吃对方的大龙必死无疑。围棋，只黑白二子，却最体现生存竞争的本质。它又不像象棋，无帅卒之分，仿佛代表天地阴阳，赤裸裸就是矛盾。一旦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，谁不豁出老命奋起抗争呢？此刻，右下角燃起的战火越烧越旺，厮杀极惨烈。浑沌不顾一切地揪住一条白棋，又镇又压，穷追猛打。白棋却化作涓涓细流，悄悄地在黑缝中流淌，往黑棋的左上角渗透。假若不逮住这条白龙，黑棋将全军覆灭。浑沌额上沁出一层汗珠，心中狂呼：“来吧！拼吧！”义无反顾地奔向命运的决战场——左上角。第九十八手，白棋下出妙手！蚊帐中人利用角部做了一个劫，即使浑沌劫胜了，也必须连走三手才能吃尽白棋。浑沌傻眼了。这岂止是妙手？简直是鬼手！但是，浑沌没有回旋余地，只得一手一手把白棋提尽。蚊帐中人则利用这劫，吃去黑右下角，又封住一条黑龙。现在，轮到浑沌逃龙了。可是举目一望，周围白花花一片，犹如漫天大雪铺天盖地压来。浑沌手捏一枚黑子，泥塑般呆立。一子重千钧啊！他取胜一役，但又将败于此役。只有逃出这条龙，才能使白棋无法挽回刚才的损失。然而前途渺茫，出路何在？正为难时，一阵阴风扑开门，瘸瘸拐拐进来个老先生。浑沌闻声回头，见是那死去多年的私塾先生。既已死，怎地又在这荒山僻野露脸？太蹊跷！紧急中浑沌顾不得许多，连呼：“老师，老师，帮我一把！”私塾先生瘸至桌前，捻着山羊胡子俯身观棋。阴气沉重，压得灯火矮小如豆。那白臂翘起食指，对准罩子灯一点，火苗倏地跳起，大放光明。老先生一惊，身子翻仰，模样十分狼狈。“哼哼。”帐内冷笑。浑沌心中愤愤：这局棋，定要赢！一股热血冲向脑门，阳刚之气逼得黑发霍霍竖起。瘸子先生似乎知道对手不是常人，一招手，门外进来他的同伴，先入二人羽扇纶巾，气宇轩昂，正是清代围棋集大成者：飘飘然大师范西屏，妙手盖天施襄夏。他们在当湖对弈十局，成为围棋经典；施襄夏因心力耗尽，终局时呕血而死。再进来一位，明代国手过百龄，他著的《官子谱》至今流传。宋代的围棋宗师刘仲甫扶着龙头拐的骊山老母蹒跚而入。一千年前他们在骊山脚下大战，只三十六着，胜负便知。直至春秋时代的弈秋进屋，围棋史上英豪们便来齐了。浑沌端坐桌前。他再不猜测这些人如何来到人间，只把目光集中在那只手上。洁白如玉的手，如此超然，如此绝对，一圈神圣的光环围绕着它。它仿佛一直是人、鬼、神的主宰，一直是天地万物的主宰。它是不可抗拒的，不可超越的。浑沌明白，他是在与无法战胜的对手交战。他想赢，一定要赢！大师们皆不言语，神情庄严肃穆。浑沌的穴位被一人一指按住，或风池或太阳，或大推或命门。霎时间灵气盈盈，人类智慧集于浑沌一身。他觉得脑子清明，心中生出许多棋路，更有一种力量十倍百倍地在体内澎湃。他拿起黑子，毅然投下，然后昂起头，目光灼灼，望着蚊帐里不可知的对手。中原突围开始。浑沌在白棋大模样里辗转回旋，或刺或飞，或尖或跳，招数高妙决非昔日水平，连他自己也惊讶不已。然而蚊帐中人水涨船高，棋艺比刚才更胜几筹。那白棋好似行云流水，潇洒自如，步步精深，招招凶狠，逼得黑棋没有喘息的机会。黑棋仿佛困在笼中的猛兽，暴跳如雷，狂撕乱咬，却咬不开白棋密密匝匝的包围圈。浑沌双目瞪圆，急汗如豆。棋盘上黑棋败色渐浓。忽然，浑沌脑中火花一闪，施出一着千古奇绝的手筋。白棋招架之际露出一道缝隙，黑棋敏捷地逮住时机，硬挤出白色的包围圈。现在，右边广阔的处女地向他招手。只要安全到达右边，黑色的大龙就能成活。但是，白棋岂肯放松？旁敲侧击，步步紧逼，设下重重障碍。黑棋艰难地向右边爬行。追击中，白棋截杀黑龙一条尾巴。这一损失教浑沌心头剧痛，好像被人截去一只左脚。他咬着牙，继续向处女地进军。白棋跳跶闪烁，好似舞蹈着的精灵，任意欺凌负伤的黑龙。黑龙流着血，默默地呻吟着，以惊人的意志爬向目的地。只要有一线生存的希望，无论忍受多少牺牲，浑沌都顽强地抓牢不放！棋盘上弥漫着沉闷的气氛。人生的不幸，似乎凝聚在这条龙身上。命运常常这样冷酷地考验人的负荷能力。终于，浑沌到达了彼岸。他马上返过身，冲击白棋的薄弱处。蚊帐中人翘起食指，指尖闪耀五彩光辉。这是一种神秘的警告。浑沌定定地望着那手指，朦胧地感到许多自己从不知晓的东西。白子叭地落在下边，威胁着刚刚逃脱厄运的黑龙。他必须止步。他必须放弃进攻，就地做活。但是，这样活多么难受啊！那是令人窒息的压迫，你要活，就必须像狗一样。浑沌抬起头，那食指依然直竖，依然闪耀着五彩光辉。浑沌把头昂得高高，夹起一枚黑子，狠狠地打入白阵！这是钢铁楔子，刚刚追击黑龙的白棋，被钉在将遭歼灭的耻辱柱上。下边的白棋又跳一手，夺去黑龙的眼位，使它失去最后的生存希望。于是，好像两位立在悬崖边上的武士，各自抽出寒光闪闪的宝剑，开始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。这是多么壮烈的决斗啊！围棋在此显示出慷慨悲歌的阳刚之美：它不是温文尔雅的游戏，它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大搏杀！看，浑沌使出天生蛮力，杀得白棋惨不忍睹；蚊帐中人猛攻黑龙，一口接一口地紧气，雪白的手臂竟如此阴冷，刽子手一样扼住对手的喉咙。浑沌走每一步棋，都仿佛在叫喊：“我受够了！我今天才像一条汉子！”白棋却简短而森人地回答：“你必死！”黑棋的攻势排山倒海，招招带着冲天的怒气。一个复仇的英雄才会具备那样的力量，这力量如此灼热，犹如刚刚喷出火山口的岩浆，浩浩荡荡，毁灭万物。白棋置自己的阵地不顾，专心致志地扼杀黑龙。两位武士都不防卫，听任对方猛砍自己的躯体，同时更加凶恶地刺向对方的要害。屋外响起一声琵琶，清亮悠扬。琵琶先缓后急，奏的是千古名曲《十面埋伏》。又有无数琵琶应和，嘈嘈切切，声环茅屋。小小棋盘升起一股血气，先在屋内盘桓，积蓄势大，冲破茅屋，红殷殷直冲霄汉。天空忽然炸响焦雷，继而群雷滚滚而下。琵琶声脆音亮，激越如潮，仿佛尖利的锥子，刺透闷雷，挺头而出。两者互压互盖，反复交错，伴那一柱血光，渲染得天地轰轰烈烈。蚊帐中人吃了浑沌的黑龙，浑沌霸占了先前白阵。沧海桑田，一场大转换。棋细势均，胜负全在官子上。浑沌回头看看，列位先师耗尽真力，已是疲惫不堪。浑沌方知这场大战非自己一人所为。人、鬼、神结为一阵，齐斗那高深莫测一只手。官子争夺亦是紧张。俗语道：“官子见棋力”。那星星点点的小地方，都是寸土必争；精细微妙，全在其中。《官子谱》、《玄玄棋经》连珠妙着尽数用上，妙中见巧，巧中见奇。小小棋盘，竟是大千世界。棋圣们一面绞尽脑汁，一面审度形势。范西屏丢了羽扇，先失飘然神韵；刘仲甫扯去纶巾，不见大家风采。瘸子先生挨不到桌边，急得鼠窜，却被诸多大腿一绊一跌，显出饿死鬼的猴急。骊山老母最擅计算，已知结局，扁着没牙嘴巴喃喃道：“胜负半子，全在右下角那一劫上……”心里急，手上一运仙力，竟把龙头拐杖折断。果然，官子收尽，开始了右下角的劫争。围棋创造者立下打劫规则，真正奇特之极：出现双方互相提子的局面，被提一方必须先在别处走一手棋，逼对方应了，方可提还一子。如此循环，就叫打劫。打劫胜负，全在双方掌握的劫材上。浑沌的大龙死而不僵，此时成了好劫材，逼得蚊帐中人一手接一手应，直到提尽为止。黑阵内的白棋残子也大肆骚乱，扰得浑沌终不得粘劫。两个人你提过去，我提回来，为此一直争得头破血流。鸡将啼，天空东方一颗大星雪亮。浑沌劫材已尽，蚊帐中人恰恰多他一个。大师们一起伸长脖颈，恨不得变作棋子跳入棋盘。然而望眼欲穿，终于不能替浑沌找出一个劫材。一局好棋，眼看输在这个劫上。满桌长吁短叹，皆为半子之负嗟惜。浑沌呆若木鸡，一掬热泪滚滚而下。列位棋祖转向浑沌，目光沉沉。浑沌黑袄黑裤，宛如一颗黑棋子。祖师们伸手指定浑沌，神情庄严地道：“你去！你做劫材！”浑沌巍巍站起。霎时屋内外寂静，空气凝结。浑沌一腔慷慨，壮气浩然。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浑沌长跪于地。“罢，浑沌舍啦！”蚊帐中人幽幽叹息：“唉……”一只白臂徐徐缩回，再不复出。浑沌背猪头出西庄，几日不回。西庄人记得除夕雪大，不禁惴惴。知底细者都道浑沌去了官屯，便打发些腿快青年去寻。官屯小学教师见西庄来人，诧异道：“我没有见到浑沌，他哪来我这里？”众人大惊，漫山遍野搜寻浑沌。教师失棋友心焦急，不顾肺病，严寒里东奔西颠。半日不见浑沌踪迹，便有民兵报告公安局。有一老者指点道：“何不去迷魂谷找找？那地方多事。”于是西庄、官屯两村民众，蜂拥至迷魂谷。迷魂谷白雾漫漫。人到雾收，恰似神人卷起纱幔。众人举目一望，大惊大悲。只见谷中棋盘平地，密匝匝布满黑石。浑沌跪在右下角，人早冻僵；昂首向天，不

失倔犟傲气。一只猪头搁在树下，面貌凄然。浑沌死了。有西庄人将猪头捧来，告诉教师：只因浑沌送猪头给他过年，才冻僵于此。教师紧抱猪头，被棋友情义感至肺腑，放声嚎啕，悲怆欲绝。有人诧异：浑沌背后是百丈深谷，地势极险，他却为何跪死此地？众人作出种种推测，议论纷纷。教师亦觉惶惑，止住泣涕，四处蹒跚寻思。他在黑石间转绕几圈，又爬到高处，俯瞰谷地。看着看着，不觉失声惊叫：“咦——”谷地平整四方如棋盘，黑石白雪间隔如棋子，恰成一局围棋。教师思忖许久，方猜出浑沌冻死前搬石取暖，无意中摆出这局棋。真是棋痴！再细观此局，但见构思奇特，着数精妙，出磅礴大气，显宇宙恢宏，实在是他生平未见的伟大作品。群山巍峨，环棋盘而立；长天苍苍，垂浓云而下；又有雄鹰盘旋山涧，长啸凄厉……官屯教师身心震动，肃穆久立。众人登山围拢教师，见他异样神情皆不解。纷纷问道：“你看什么？浑沌干啥？”教师答：“下棋。”“深山旷野，与谁下棋？”教师沉默不语。良久，沉甸甸道出一字：“天！”俗人浅见，喳喳追问：“赢了还是输了？”教师细细数目。数至右下角，见到那个决定胜负的劫。浑沌长跪于地，充当一枚黑子，恰恰劫胜！教师崇敬浑沌精神，激情澎湃。他双手握拳冲天高举，喊得山野震荡，林木悚然——“胜天半子！”

特此声明：本文档只用作学习交流，不可用做商业用途